

跨越时空的信仰回响

——观电视剧《沉默的荣耀》有感

■ 屈泽清

去年国庆假期末尾，挚友发来一条消息：一定要看看《沉默的荣耀》，不是虚构的谍战爽剧，是让你看完只想致敬的真实历史。

我本对谍战题材兴趣寥寥，却被真实历史四字触动。点开剧集的第一帧，台北街头的细雨，吴石将军坚毅的眼神、朱枫女士藏在旗袍盘扣里的决绝，便将我拉进了那段被尘封七十载的隐蔽战线岁月。

一口气追完剧集，深夜独坐窗前，那些沉默者的故事在脑海中反复回响，既有对历史真相的震撼，更有对当下时代的深刻叩问。

《沉默的荣耀》最动人的底色，在于它九成以上真名真姓原型的赤诚。不同于以往谍战剧的虚构反转，这部剧以1949年至1950年间的台湾隐蔽战线斗争为背景，真实还原了吴石、朱枫、陈宝仓、聂曦等烈士的潜伏事迹。剧中没有无所不能的“全能特工”，只有在信仰与亲情间挣扎、在生死边缘坚守的普通人。

吴石，这位被誉为吴状元的国民党中将，本可在福州解放后安享太平，却在接到赴台任命时留下“若一去不回，便一去不回”的决绝誓言。他身居国民政府国防部次长高位，目睹官场腐败乱象后，坚定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的判断，以密使一号的身份为中共传递关键情报，从长江布防图到台湾战区防御计划，每一份情报都浸透着舍生取义的勇气。

朱枫的形象更让人泪目。这位原本准备从香港返回上海与家人团聚的母亲，在得知吴石的交通员牺牲后，毅然放弃团圆机会，以探亲名义赴台接任。剧中有个细节令人动容：她每次传递情报前，都会轻抚贴身携带的儿女照片，眼中满是牵挂，却在转身时瞬间切换成坚毅的神情。她用旗袍盘扣的颜色传递暗语，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，吞金自尽未遂后仍不改其志，最终身中七枪，高呼革命口号倒在刑场。这些真实的细节打破英雄的符号化塑造，让我们看到，他们不是天生的勇者，只是在民族大义面前，选择超越个人安危的信仰坚守。

那段历史的残酷在剧中被真实还原。1950年，因叛徒蔡孝乾被捕叛变，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，“东海小组”成员相继暴露。吴石在狱中遭受酷刑，一只眼睛被打致盲，却始终未泄露半点情报，就义前写下“凭将一掬丹心在，泉下堪堪对我翁”的绝笔，用生命诠释了天下为公的理想。朱枫、陈宝仓、聂曦也相继遇害，四位烈士的鲜血洒在台北马场町的土地上，他们甚至没能在生前真正相聚，直到敌人的法庭上，才以革命者的身份完成了跨越生死的会面。

这种向死而生的悲壮，比任何虚构的胜利都更具震撼力，让观众深刻体会到，新中国的成立与国家统一的进程，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，而是无数先烈用热血铺就的道路。

回望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，隐蔽战线的英雄们面临的不仅是敌人的监视与酷刑，更是无名的孤独。他们不能公开自己的信仰，不能向家人倾诉使命，甚至在牺牲后，名字仍被尘封在保密档案中。

吴石的长子吴韶成，在南京与父亲匆匆一别后，再也未能相见，直到多年后才知晓父亲的真实身份。朱枫的遗骸，历经60年的辗转，才在2010年回到大陆，安葬在家乡镇海的革命烈士陵园。正如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无名英雄纪念馆的铭文所言：你的名字无人知晓，你的功勋永垂不朽。

这种沉默的牺牲，是最动人的荣耀，也是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最珍贵的财富。

将目光拉回当下，《沉默的荣耀》的热播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。

在两岸关系复杂多变、台独势力不断挑衅的今天，这部剧以真实历史为镜，清晰地昭示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国家统一是历史大势，更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捍卫的信念。

剧中英雄们为了祖国统一行走在刀尖之上，他们的斗争不是为了党派利益，而是为了民族复兴与国家团圆。这对于当下的我们，尤其是青年一代，是深刻的历史教育。

台独分裂行径违背历史潮流，违背民族大义，更辜负了先烈们的牺牲。近年来，历史虚无主义时有抬头，一些人试图歪曲、淡化革命先烈的的事迹，甚至质疑英雄们的信仰。《沉默的荣耀》以12轮史实校验的严谨态度，还原历史真相，让那些沉默的英雄被重新铭记。

剧集播出后，福州吴石故居成为红色打卡地，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馆迎来大批祭奠者，台湾网友也纷纷留言致敬英雄，铭记历史。一位台湾青年在吴石将军墓前洒下金门高粱酒，哽咽说着两岸都是中国人，历史不能被遗忘。这种跨越海峡的情感共鸣，证明了真实的历史具有穿透意识形态的力量，也让我们看到，铭记英雄、坚守信仰，是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纽带。

在当下这个价值多元、物质丰盈的时代，我们或许不再面临枪林弹雨的考验，却同样需要信仰的支撑。剧中的英雄们，有的身居高位，有的是普通交通员，他们出身各异，却因共同的理想并肩前行。

吴石并非中共党员，却为了天下为公的信念献出生命。朱枫只是一位平凡的母亲，却在民族大义面前展现出非凡的勇气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信仰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在关键时刻的抉择与坚持。今天的我们，在工作中攻坚克难，在生活中坚守底线，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，都是对先烈信仰的传承。

剧中有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，剧组特意补全了吴石一家当年因女儿缺席而留有遗憾的全家福。这幅跨越时空的圆满，既是对烈士的告慰，也象征着他们用生命追求的家国团圆，如今已成为现实。从南京“翠琅村1号”的潜伏旧址到福州螺洲的吴石故居，从西山的英雄雕像到海峡两岸的纪念活动，先烈们的精神正以各种形式传承下来。吴石的孙女吴红常去无名英雄纪念馆，朱枫的后人曾在南京的科研、医疗岗位上默默奉献，这种血脉中的信仰传承，让沉默的荣耀永不褪色。

看完《沉默的荣耀》，我深刻理解了挚友推荐这部剧的用意。它不仅是一部影视作品，更是一次历史的回望，一场信仰的唤醒。那些曾经沉默的英雄，用生命诠释了何为家国大义，何为信仰力量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：真正的荣耀，不在于喧嚣的赞美，而在于无声的坚守；真正的英雄，不在于虚构的传奇，而在于真实的抉择。

在当下复杂的国际局势与两岸关系中，我们更需要铭记这段历史。铭记吴石、朱枫等烈士的牺牲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，而是为了珍惜当下的和平与统一局面，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。

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我们唯有传承先烈的信仰，以坚定的信念、务实的行动，为实现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而努力，才能告慰那些沉默的英雄——他们的荣耀，终将永远照亮民族前行的道路。

■ 范小青

1985年初夏的一天，我在苏州的报纸上看到一条很小的新闻：苏州平江路钮家巷3号状元府里的一座纱帽厅修复，居委会在里边开办了书场，喜听评弹的居民又有了去处。

在这之前，从1980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，我已经写了5年小说，发表了二三十篇短篇小说，却还没有找到自己写作的依托，题材是东一榔头西一棒，写知青的、写农民的、写大学生的、写市民的，什么都有，简直是东零西乱、七零八落。

那一天，就在那张报纸最后一版的右下角，一次无意的留心，一篇只有几百字的小文章，给我打开了一扇门。一瞬间，我忽然想去看看状元府，看看纱帽厅，看看开在纱帽厅里的书场。

说实在话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纱帽厅是什么。

带着无知和求知的愿望，我出发了，踏进了钮家巷3号那座老宅，踏进了苏州文化的现场。

我没有想到的是，40年过去了，我已走过了苏州无数的大街小巷和老宅，记录了无数的苏州故事，也写了许多与苏州和苏州文化有关的小小说，却依然沉浸其中，仍然兴致勃勃，兴趣丝毫不减。这个“现场”，一辈子也写不够、写不尽，其精华其灵魂，尽我们一辈子的努力，也难以穷尽。

因为它的渗透性、民间性、生长性。

苏州老宅活着，甚至还在生长

记得那次去过状元府后不久，我有个王姓同学也是位作家，他自告奋勇说和清代状元潘世恩的六世孙潘裕洽的夫人是同事，他愿意带我去潘家。

于是，我不仅走进了老宅，更靠近了老宅中的人。

在1985年的钮家巷3号里，不仅住着状元后代，还住着几十户居民。那天我走进的时候，感觉连脚都踩不下去，因为所有的过道、走廊都堆满了各种杂物，几十户人家的衣食住行，都挤在曾经一户人家的天地中，真正是螺蛳壳里做道场。

所以，我不仅是遇到了状元的后代，我也遇到了更多普普通通的苏州居民。

奇怪的是，37年以后，我为要写一部非虚构作品《家在古城》，再向王作家提起当年他带着我去状元家的情形时，不料他竟两眼茫然，一口否认，说他根本不认得那人。

哈，要不就是他贵人多忘事，要不是我老糊涂了，冬瓜缠到茄子里，或者我进的是一个平行空间，或者就是我的一个梦境。

反正总之这些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我一直在这个通往历史深处的“现场”里走不出来，它给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资源，40年以后的今天，我依然在写这些内容。

近几年，从长篇非虚构《家在古城》，到中短篇小说《旧事一大堆》《冯荃女士》《平江后街考》《乔家丽的归去来》《六扇门》《遇见你》等，再到最新出版的这部长篇小说《江山故宅》，无不沿着苏州古城文

化的肌理细细地、深入地继续往里走着，剖析着，感悟着，书写着。

被历史感动，被今天触动，被推着走，是一种不写不行的状态，那些故事、那些人物，甚至那些传说，如同民间的烟火，时时处处，感染后来人。

状元潘世恩的孙子、探花潘祖荫，喜青铜器，家有两个大鼎——大孟鼎和大克鼎。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抢夺，在家里只有孙媳妇潘达于当家时，潘家人在老宅深挖洞筑，将大鼎埋下，将知情的家人佣人打发走，最后保住了大鼎，20世纪50年代捐献上海博物馆。

常熟的藏书楼铁琴铜剑楼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，那是五六百万金石印，远到秦汉，近的也在明清，为避战乱藏在老家的木樨树底下，一直无人知晓。直到家中最后一位知情人临终，已经说不出其他话来，只能反反复复含含糊糊地说三个字“木樨树”。最后靠着这三个字，找到了宝藏，捐献给国家。

这样的故事，在苏州，在老宅中，很多很多。它们是故事、是传说，更是信仰，更是精神力量。

《江山故宅》通过一座老宅存在与否的谜题，写出了中国百姓的忠诚勇气，展示了苏州文化的柔软和坚硬。这一点，也许无数的老宅比我们更谙熟生命的密码，它们始终承载着人们的历史、文化和情感记忆。

《江山故宅》中，苏州情结得到比较充分集中的流露，苏州符号显得比较鲜明，园林、刺绣、评弹、义庄等，囊括其

中，并大量使用了苏州方言，涉及苏州人的生活习俗、苏州的城市性格等。但作品更关注的，始终是人性 and 人们精神深处的波澜。

写作《江山故宅》的过程中，我的情绪是激动的，情感是饱满的，历史的回望和现实的画面是重叠和融合的，是一脉相承的。

这部小说在写作上虽然较多采用了不可靠叙事、时空交错的回忆以及杂糅的叙事文体，但作品的基调，却始终是沿着现实主义的路在走。叙事“不可靠”，但仍然有可靠的东西，那就是价值观，是人们一直以来都坚守着的不变的信仰和生命态度。

我特别感谢我的家乡苏州，许多年来，它是我文学创作的素材仓库，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滋养，我自己都有一种怎么写也写不够，甚至越写越多的感觉。

看天气预报，苏州又有小雨，我也许会再去平江路，到它的那些支巷里去走走。支巷里有许多老宅、大宅，有许多还没有被整修或改造，它是从前样貌，又蒸腾着今天的改过气息，里边的原住民只剩下老人，还有一些外来务工租房的青年人。老宅的平静和旧而不衰，它的绿色生机，会深深地打动我们。苏式的烟火气还在。

老宅有人，有人的生活，人的生活就是流水，流水永远是活着的。

老宅永远是活着的。它甚至还在生长。所以，文学也会一直生长。（来源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）



元旦假期，家长带着孩子在天津解放北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国图·天津文创空间阅读。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

空间叙事与存在哲学

——谢德才文学地理学的五维共振考察

■ 骆勇

我向来是个路盲，常在高德地图上消磨时光。指尖滑动，屏幕上的山川城镇便随之缩放起伏，密匝的经纬线间藏着无数陌生的地名，像散落的密码，等待被偶然的目光解锁。我习惯顺着虚拟的轨迹神游，搜检那些名字背后的历史尘烟与民间掌故，仿佛如此，心里便能沉淀下几分踏实的幽意。

在朋友圈里，尽是寻凉避暑的痕迹，恩施州境内的利川、巴东、鹤峰被反复提及。导航显示，鹤峰最远，车程近五小时，就因这数字，加上同事几句语焉不详的描述，它便成了被我轻易放过的一个。我在《江南作家》上，猝不及防地撞见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谢德才先生笔下《巴掌大的鹤峰县城》一文，才在文字的叠翠峦峰间，清晰地看见它，它不再是地图上一个遥远的坐标，而是裹着云雾、沁着微凉的一个具象生命，一座活生生的、呼吸着的山城，像一个无声的邀请，引我采用一个包含市民性、现代性、空间性、文化性及人城互动性的五维共振分析法(系统考察城市文学城市性与人城关系的评价方法)来观照，以此踏上一次朝向文学质感深处的、微小的探险。

在作者的散文《巴掌大的鹤峰县城》的微观叙事中，这座被喻为孩童手掌的山城，呈现出独特的城市诗学。文本通过对空间质感、文化基因与主体感知的精细刻画，使鹤峰成为我验证城市文学五维共振分析法的典型样本，其方寸之地，承载着物理存在，同时构成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文化符号。

山野的气息，总在虚实之间重构着空间的关联逻辑。山峦环抱的空间性在文本中被赋予本体论价值。山脉以稳态接抱的姿态完成对县城的空间分层，云雾与风从自然现象转化为温润伴侣，昭示着边缘空间的辩证哲学。当山野气息(云雾缭绕)与市井烟火(玉米焦香)在城墙边界交织渗透，物理空间升华为容纳恒常秩序的认知图式。这种空间叙事，颠覆了传统城乡二元结构，建构出山一城一人的三元共生模型。

浮世如尘，日常却自有其精神的深意。文本中老妪烤制玉米的仪式化动作，与书店主人擦拭旧书的虔诚姿态，共同构成城市生态的考古样本。后者惊悚时光精髓的行为隐喻，其本质是技术理性时代对纸质文本的柔性抵抗。被空调系统精确控温的书店空间，成了现代性挤压下个体实现心理适应的缓冲装置，旧书泛黄的纸页既是时间遗迹，也是精神庇护所的物质象征。

感官的触角，如何丈量一座城的肌理?叙述者通过三重感官体验完成与城市的互融，味觉(玉米的焦香馈赠)、体感(空调制造的人工秋意)、视觉(灯火如星的城市暮色)。身体体验过程，最终在咳嗽惊动县城的超验时刻达到高潮，个体呼吸频率与城市脉动形成共振，物理边界消融于暮色炊烟，宣告心理适应的完成。当身体成为丈量城市的标尺，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归属感，便从空间体验中自然生发。

小桥之下，流水何曾停止过它的诘问?鹤峰拒绝现代性扩张的生存策略，具有现象学价值。其“千年如常的烟火微温”，构成对速度美学的无声反诘，山峦臂弯与书页微光所构建的微小诗学，本质上是以有限性对抗无限性的存在智慧。泊于流云的山城，犹如本雅明意义上的辩证意象，在玉米焦香与棋盘对弈的物质细节中，为漂浮的现代灵魂提供形而上的根基，它的渺小，恰是抵抗同质化的空间宣言，证明地方性知识，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保存精神的原真性。

当我把城市文学五维共振分析法，嵌入鹤峰的空间叙事中，我发现它可以解析大城市的复杂性，也能照亮微型城市的诗性光芒。作者的散文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地方书写，成为探讨小空间大哲学的典型城市文学文本。《巴掌大的鹤峰县城》属于诗意栖居的乌托邦叙事，写出了意义及意思，希望他在今后创作中，以敏锐的眼光，观察生活，创作出更具独特的散文作品。

生活场景，在层叠的记忆中沉淀为文化的岩层。连升桥，作为记忆空间的物质载体，其石柱对联的剥蚀痕迹，构成历史文本的天然注脚。桥体空间的功能嬗变具有文化地层学意义，下层车流(现代性符号)与二层棋局舞阵(传统调适)的垂直叠合，让陈连升的民族叙事转化为日常生活的背景音。楚河汉界的棋子落子声、车轮碾过的气流扰动与舞者衣袂的飘动轨迹，共同演绎着身份流动的当代寓言，传统断裂的焦虑在此消解于市声的褶皱。

一个巴掌大的鹤峰县城

■ 谢德才

县城小，小得如孩童的手掌，名字却阔气得很——鹤峰。

这巴掌大的地方，容得下山峦环抱，容得下云雾缭绕，也容得下千百年人间烟火。

鹤峰，县城河边栖居着一群白鹤，时而低首，衔起水光;时而展翅，扇动山风。

城在山中生，山在城边长，云是这里的常客，风也格外温顺，终日在人家的屋檐下、街巷里，悠悠地穿行流连。

山峦将小城稳妥地搂在怀里，云与风便也失了锋芒，成了小城温驯的伴侣。风在这里游荡，轻拂屋檐，溜过窗棂，摩挲院墙边的玉米棒子。这气息，是山野的，也是人间的，深深浅浅，织进小城的呼吸。

我走进这个县城，沿街，叫卖烤玉米棒的妇人身影随处可见。一位老妪守着小小的炭炉，玉米棒铺开在铁丝网上，火焰舔舐之下，金黄表皮渐渐爆裂，绽出内里饱满的籽粒，焦香腾起，钩住我的脚步。她不时翻动，动作轻缓。玉米粒间，渗出微黄，炭火烘烤得滋滋作响。递上五元，老妪用玉米壳叶裹起一根。香气先一步钻入肺腑——这，便是小城慷慨馈赠的香甜。

在城中转，到处都很干净。转过去，一会儿，又转回原处。不知不觉，城南书屋映入我的眼帘。我，一个爱看书、写作者的人。去一个地方，进一座城，书对于我是有吸引力的。进入这家书店，身上的热渐渐散去，这要感谢一台立式的空调，它努力地吹着凉风，把整个书店制冷到秋天一般舒服。店主是个清瘦的中年人。他的鼻梁上，架一副旧眼镜。镜片后，目光沉静。他给我倒上一杯鹤峰茶，让我喝。这茶，条索紧细、汤色嫩绿。喝了茶，在书架上，我看到一本书《一句话》，翻开，字句疏朗，如稀疏的星辰散落在幽暗天幕上。在我翻阅间，他并不言语，静静地擦拭书架深处旧书的封皮，动作轻柔，怕惊醒沉睡在纸页间的时光精髓。旧书的纸页，泛黄，却顽强地包裹着陈年的骨血与呼吸。与店主寒暄两句，推门出来。刚至门檻，细雨霏霏，无声地织着密网。雨点细密，悄无声息地濡湿青石板路。

只好向不远处的连升桥跑去避雨。这是清代土家族的爱国将领。他原籍湖北鹤峰县。陈连升出身行伍，历经多次战斗，成为久历川楚成行之老将。他指挥官兵连续六次打退英军的袭击和反扑，率领战船五艘，成功围歼进犯的英军。这桥内，石柱刻着一幅对联：“一水清波鉴古今，四山洲渚浮天地。”虽经风雨剥蚀，却愈显筋骨。桥上，清波不疾不徐，古意与今时，皆在这水面无声流转;倒影在河中浮漾，整个天地都温柔地拥入怀中。桥身不宽，小车、摩托、的士车从桥上鱼贯而过，卷起阵阵微湿的风。桥的二楼，老人们玩着纸牌，下着象棋，楚河汉界分明，棋子落下时，带着笃定的轻响，旁边有人观战，屏息凝神;女人们在桥二层的空地上排开队伍，舒展肢体，跳着欢乐的舞蹈;三三两两闲坐的老爷爷奶妈望着桥外雨丝。

这桥，便成小城生活的舞台——棋盘上的纷争，车轮碾过的匆忙，舞者衣袂的飘动，都被这桥默然收纳。

雨点正敲打着桥，倏地，雨停了，云隙里，漏出几束光。雨后的阳光，清亮如洗，照得桥下流水粼粼生金。

夕阳勾出小山的金边。立于桥头回望，小城已在薄暮中隐去形迹。灯火次第亮起，如散落的星辰。这时，闹声不见，但，宁静出来了，连一声咳嗽都能惊动整个县城。

鹤峰，一个小县城，就这样泊在流云山影里，守着千年如常的烟火微温。